

歷史空間

紅樓夢人物雜談——茗煙鬧學談

王兆貴



在古裝戲劇中，大凡書生出行，身後總有一背篋或挑擔的跟班隨同，其扮相或是總角朝天，或是束髮為髻，天真爛漫，頑皮可愛，是為書僮。《紅樓夢》中的茗煙，就是寶玉的貼身書僮。作為配角，茗煙戲份不多，但他一出場，就捲入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，為全書故事的進一步展開，鋪設了一條關聯性很強的複線。如果說，《紅樓夢》最隆重的場面是元妃省親，最嚴酷的事件是抄檢大觀園，最淒涼的情境是黛玉焚稿，最有趣的故事是劉姥姥進榮國府，那麼，最熱鬧的橋段就是茗煙鬧學了。

這天，寶玉與同窗秦鐘約好，一塊兒去家塾上學。這所距府邸一里之遙的私立學堂，乃賈氏祖上創辦的義學，專供本族及親眷子弟讀書，學費由族中有官爵的人按薪俸多少捐助，擔任校長兼塾師的是賈瑞的爺爺，也是當下賈府輩分最高的儒學耆宿賈代儒。寶玉對經義八股之類的修習並無多大興趣，因有秦鐘友情相伴，心情便大不同了。學中弟子參差不齊，免不了行止不端者混跡其中。就說那呆霸王薛蟠吧，他來這裡並非真心求學，而是另有所圖，新鮮勁過後，便不大來學中應卯了。大約是他的流風未泯，當寶玉和秦鐘這對玉女般的金童入學後，便有同好「嚶其鳴矣」，「或說言託意，或詠桑寓柳，遙以心照」。這情形被幾個妒意在心的同窗看在眼里，便於背後擠眉弄眼，造謠生事。其中，薛蟠的哥們金榮鬧得更起勁一些，逮着秦鐘與香憐戶外拉話的機會，刻意起哄，百般羞辱。

可巧這天代儒有事，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作業就回家了，將學中之事交由賈瑞代理。秦鐘與香憐受到金榮羞辱後，憤憤回教室向賈瑞告狀。賈瑞心有偏私，自然不會主持公道。這讓金榮愈發得意，且又添油加醋地編排了許多閒話。金榮只顧搖頭嘖嘖逞能，不料卻觸怒了另一個人物賈蓄。賈蓄與秦鐘的姐夫賈蓉最是要好，見賈蓉的小舅子被人欺辱，本想挺身而出打抱不平，轉念思及金榮、賈瑞等都是薛蟠的人，弄不好同薛蟠傷了和氣，於是裝作解手，到外面把茗煙叫到跟前，如此這般地挑唆一番。茗煙是個一點就着的炮筒子，聽說金榮欺負秦鐘，且干連寶玉在內，便一頭闖進學堂找金榮算賬。金榮雖說是寧府旁親，好歹也是賈瑞的內侄，根基不深也是主子。作為奴才，茗煙理應尊稱稱公，這次卻出言不遜，張口就喊：「姓金的，你是什麼東西！」說着，上前一把揪住金榮，半是叫板半是挑釁地說：「你是好小子，出來動一動你老爺。」因為是寶玉的跟班，茗煙免不了有些仗勢托大。言語間口沒遮攔，什麼難聽說什麼。茗煙突然發難，把金榮的臉都氣黃了，也把滿屋的子弟驚呆了。

賈瑞見事不妙，趕忙出面制止。可這學中子弟魚龍混雜，且按關係親疏分作兩派，賈蓄向着秦鐘，賈瑞偏袒金榮。風波乍起，還只是茗煙與金榮對陣，很快便蔓延開來，支持者、反對者以及看熱鬧者一併起哄，口舌之快也升級為拳腳之勇。於是乎，這壁廂呼朋喚友，那壁廂拍手助威。一時間，碗飛書散，墨濺茶流。舞竹板的，掄門鬥的，揮馬鞭的，

蜂擁而上，整個學堂亂成一鍋粥。賈瑞急的攔一回這個，勸一回那個，可憑他那德性，又有偏心眼，哪裡能鎮得住？

外邊幾個成年僕人聽見裡邊作起反來，忙都進來一齊喝止。問起原委，各說各的理，沒個結果。被趕到門外的茗煙，仍是一副不服輸的架勢，趁機揭金榮家世的老底，奚落其姑媽的為人。到底是寶玉這方吃了虧，先是茗煙挨了金榮一板子，秦鐘的腦袋又被金榮的板子碰破了皮。於是，寶玉便不依不饒地要拉馬回府告狀。經過反覆調停，硬逼着金榮向秦鐘磕了頭，這事才算暫時平息。事後，儘管餘波未平，兩下裡都想出氣，但終究沒能掀起多大風浪。

茗煙，也叫焙茗，書中評價他是「寶玉第一個得用的」。「得用」是個通俗字眼，意思是說，用起來得心應手。茗煙的「得用」，不僅在於「得力」，更在於「得心」。就像《西廂記》中紅娘對鶯鶯一樣，茗煙對寶玉的心思揣摩得一清二楚，並辦了不少寶玉想辦卻不好辦的事兒。他見寶玉心內不自在，就從外邊買來許多閒書供寶玉解悶，於是便有了「西廂記詞話通戲語」；他見寶玉對鬼神之類的戲曲不感興趣，就說要引領寶玉去城外逛逛，於是便有了「情切切良宵花解語」；他隨寶玉去水仙庵祭亡靈，並不知道思的芳魂就是金釧，卻能通過自編的禱詞說中寶玉的心意，因此便有了「不了情暫撮土為香」……從這一系列事件中，我們不難看出：知寶玉者，茗煙也。一如茗煙自訴：二爺的心事，我沒有不知道的。可以說，比起襲人、黛玉乃至王夫人、賈母這些至親至近的人，茗煙更了解寶玉，更理解寶玉，更能幫上寶玉的忙，堪稱是寶玉的「第一小廝」。

在《紅樓夢》諸多人物中，茗煙雖說只是一個小角色，但其鮮明的個性和突出的表現引人注目。作為一個文學形象，有人討厭他，罵他是「狗仗人勢的小豪奴」；有人欣賞他，誇他是「寶玉叛逆思想、叛逆行為的同情者和支持者」。茗煙雖然狡黠、機靈，甚至還有點張狂，但也不過是個不諳世事、膽大調皮的頑童。他處處為寶玉着想，事事護着寶玉，也是封建時代一個奴僕應盡的本分和義務，我們既不能用現代眼光乃至階級鬥爭觀點苛求茗煙，也毋需看寶玉的份上偏袒茗煙。將其視作豪奴惡僕，未免言之過重。將其視作叛逆同盟，實在是高估了他。這樣的概括儘管昇華了茗煙的精神境界，但卻不見得就是茗煙的悟性和自覺。撇開個人的好惡知人論世，還是脂批「賊茗煙」來得中肯一些，僅用一個「賊」字，就把茗煙大膽、狡黠、頑皮、可愛的心性刻畫盡。



圖解：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臨頭各自飛。

畫中有話

圖文：張小板

心靈驛站

翁秀美

寂寞美書籤

午後，找了本小說坐在窗台，翻開時，書裡掉出一圈橡皮筋。這是前日看到一半，有客來，隨手將筆筒裡的橡皮筋夾在書裡的標記。



書與書籤，一厚重一輕盈。

網上圖片

其實我有不少好看的書籤，卻像寶貝一樣壓在箱底。早先讀書，薄點的小書看到哪了習慣將書反過來扣着，大部頭的摺起書角作記號，久而久之，書皮上印痕交疊，書頁裡摺痕道道，還有飯粒子碗底印，蓬頭垢面，新書轉眼成舊書，太不愛惜了，因此下決心要為書置辦書籤。

後但凡去書店看到心儀的書籤必買。出去旅遊，若遇那些清新淡雅，古樸有味的精緻書籤，也一股腦兒收進囊中。其中有紙質和塑料材質的，繪了工筆人物；有金屬片上鏤空成梅蘭竹菊的，做工精細，可堪把玩。在北京買到景泰藍的工藝書籤，細膩逼真；去西安帶回好幾套木質書籤，上結五色絲線，有戲曲人物，四時花卉，名家畫作，兵馬俑像等。遊杭州得一套8枚榭香木書籤，印製精美，各方美景於方寸之間，打開，清香撲面。還有一種樹葉書籤，輕染水墨，四張或六張為一組，連起來為一套完整圖案，藝術品一般，葉脈纖毫畢現，配上流蘇、中國結，古色古香。據說古人也有用樹葉做書籤的。

書籤買了一大堆，然極少用，皆因喜愛上面的漂亮圖案而將之珍藏，閒來玩賞一回再放回去。不過看書時倒是不摺書角，也不反過來扣着，心裡默記頁數，但多數時候一轉身就忘記了，還得做個記號才行，便看到什麼拿什麼，紙條，吸管，尺子，筆，景點門票，瓶邊的玫瑰花瓣，摺扇……甚至有次夾在書裡的一把剪刀，這冰冷的殺伐之氣，會否驚得書轉轉反側難入夢，又會否「夢覺尚心寒」？

有一天在書櫃深處，發現塵隱的《象牙戒指》，書中三分之二位置有一枚紅葉書籤。怔住，應該是十多年前去洛陽買的，因有塑封壓着，顏色鮮明依舊，如盛放的花朵，溫馨地提醒着：此書尚未看完。感謝書籤，三心二意的我看一半丟一半，之後束之高閣，而書籤，甘於寂寞數年，它相信，總有一天，主人會與書重逢，會親手拾起它，會因它的存在而喚起記憶，繼續餘下的閱讀。

書籤，確是書不可或缺的伴侶。一本書，當被攤開閱讀，中途停頓的某頁輕放一枚美麗的書籤，彷彿小仙女的手輕輕一揮，書裡的一切頓呈美妙的凝固狀態，進入甜睡，這樣的「暫停」是多麼的詩情畫意。小小的書籤，在時間與空間的間隔中任意行走，在書與書的轉場中，相遇美好純淨的文字；濡染一身書香，漸漸豐厚滋潤，頗具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的從容氣度。還有書籍自帶豎形卡片做書籤，印着作者簡介或書中的寄語雋語，一身雅緻，更與書珠聯璧合，實為佳配。

通常鍾愛的書，多半深讀，或幾天翻一翻，或數月後細看某一章節，空白處的圈圈畫畫，並三言兩語心得，見證書與主人相守的長度，甚至一生。書籤，不言不語，不離不棄，記錄讀者充滿思考與樂趣的閱讀過程，任何時候，都忠實為之守候與書的若干約定，如一扇半掩的門，站在有故事的光陰裡，靜待下一次手指與心靈的輕叩。

書與書籤，一厚重一輕盈，有坦蕩的胸懷，有柔軟的情懷，借陰晴雨雪，勾勒出美感的花邊；將朝朝暮暮，都鋪成流香的歲月。

書的身邊，若少了書籤，無論大書小書都會有些落寞的吧，彷彿不曾被重視過；倘若書籤已經具有了書籤的身份與功能而不被派上用場，立於所屬的位置，恐怕也是有些委屈的。既如此，何苦長相思？於是，打開精緻小盒，請出心愛的書籤，透透氣。接下來，將讓每一本書去擁抱它們，讓它們在字裡行間雲遊，讓我的閱讀在悠長的時光裡愜意寧靜；翻書，臨一池清水；合書，兜一衣清香。

生活點滴

馮磊

清歡

這幾天嘴裡有種淡淡的苦味，心裡禁不住浮躁起來。問學醫的朋友，說是胃心火旺盛的緣故，並告誡我說「人間有味是清歡，不妨覓得半日閒。」

我一時有了些許的迷惘。把自己埋在沙發裡，開始梳理最近的生活來。

記得很多年前，自己是喜歡一個人獨處的。讀中學的時候，偶爾會一個人跑到附近的真武廟去休息。那座廟因為時光的緣故，早就頹圮了。目光所過之處，一片廢墟與凋零的底色。但我偏偏喜歡到那裡去，看一眼靜靜佇立了八百年的古樹，或者啾啾背後那座屋脊都坍塌了半截的神殿，覺得內心出奇的平靜。

那時候喜歡躺在山門外的一塊青石板上休息。夏天燥熱，知了報喜不報憂地叫個不停。不遠處地裡幹農活的農人揮汗如雨，他們從魚鱗袋裡用勺子舀出一勺子白花花的花酸酸，再把它埋到大地深處。那氣味刺鼻，偶爾，在地上能夠看到蟲子四處逃竄的場景。

但是我喜歡這樣的生活。目光所過之處，毫無一絲內心的瓜葛。有時候，就覺得自己是這細節的一部分，是廢墟上的一塊石頭，或者是門前的一棵草。山門往前不遠處，曾經有一片高台，傳說有大儒曾在那裡講學。那是兩千多年前的事了，今天，河水無聲地奔流，一切都已不再是原來的模樣。——熱鬧去了，留下的是安靜；大師去了，站出來的是村童。連高高的土台子都消失了，都被時光洗刷乾淨，留下的是傳說……



網上圖片

豆瓣閣話

「正能量」與道德滑坡

龔敏迪

自從釣魚島事件以後，中日間的旅遊市場極度萎縮，但一進入八月，去日本的中國旅遊團卻突然大增，雖然人數不能和之前相比，但中國遊客在日本的消費，卻又佔到了首位。因為十月份中國要執行新的旅遊法了，那些有點先見之明的人，都要趕在這之前能漲價之前的末班車。於是中國遊客在日本的不文明之舉，又成了旅遊界的詬病話題，有日本人又說起了一句比較著名的諷刺話：教育對三件事束手無策，美國人的愛打仗；日本人的學英語；中國人的公共道德。有一位自稱是董事長的周姓遊客一家三口，不僅連續遲到、赤膊、周董事長還創造了在行駛中的旅遊巴士上脫褲子大便的記錄。雖然周董事長也許是冒牌貨，但官員們屢屢提到「正能量」也正說明負能量的猖獗。

宋朝的司馬光家有個個幹了三十年的人，一直稱司馬光為「秀才」。蘇東坡來訪後的次日，僕人突然改口稱：「大丞相公了，讓司馬光吃了一驚，一問，才知道是蘇東坡教的。於是司馬光嘆息道：「好一僕，被蘇東坡教壞了！」陶宗儀在《輟耕錄》中認為：僕人稱不相為秀才，說明了司馬光喜

奪了最廣大的民間財力為自己所用而坐下了，結果卻因為利益所在，「以正治國」總是很難實現。王安石變法失敗後，歸結出變法失敗的原因是用人不當。司馬光曾寫信向他指出：「每有賓客僚屬謁見論事，則唯希意迎合，曲從如流者，親而禮之；或所見小異，微言新令之不便者，介甫輒絕然怒，或詬罵以辱之，或言於上而逐之，不待其辭之畢也。」有這種毛病的王安石，也相信重用無行的進取之士，結果不幸被司馬光言中：「一旦失勢，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。」王安石之類的人，不僅有說商人五百萬錢之重的罪行，他還夥同他人，要將一手培養提拔自己的王安石置於死地。邵伯溫在《聞見錄》中還提到：張郃、李承之向王安石推薦章惇時，王安石說：「聞惇大無行。」李承之回答說：「某所薦者才也，願惇才可用於今日耳，素行何累焉？」王安石明知道章惇無德，可還是接受了張郃、李承之的推薦。無行之士本來不易進取，自然對於進取的渴望也比有行之士強烈，這就是可以利用的方面，但「賢者不肖，賢者不合而去，不肖者嗜利獨營」他們起到了一個極壞的榜樣作用，於是道德滑坡在所難免，歷史周而復始，他們的負能量也變得積重難返。所以，要提倡「正能量」，改變國人道德缺失的不良形象，最重要的還是做出一「正治國」，首先從官員們開始，讓他們做出一個比較好的榜樣，而不是一「刑不上大夫」，當了官不佔盡先機，還可以逍遙法外地不斷復出，好像只有道德滑坡比較徹底的人，才是這個社會的寵兒。